

银行人系列

闫星华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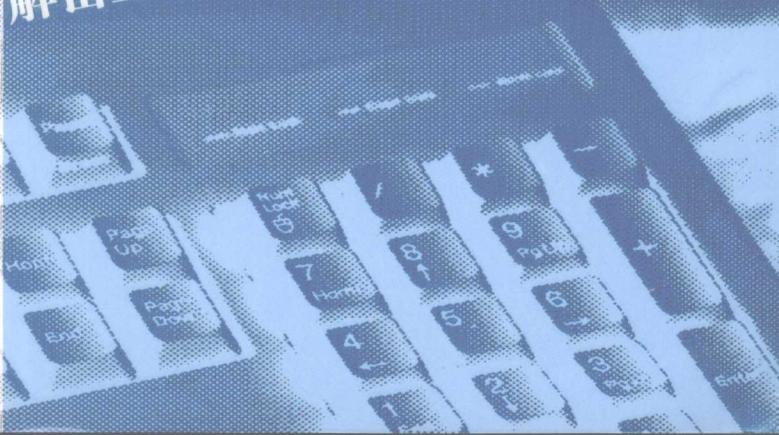
银行资产流失  
人性激烈搏杀

作家出版社

# 查账

攻攻守守商场如战场  
真真假假无情亦有情

解密金融危机下的银行生态



银行人系列

闫星华 著

# 查 账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查账/闫星华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9. 6

(银行人)

ISBN 978 - 7 - 5063 - 4751 - 8

I . 查 … II . 闫 … III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89201 号

## 查 账

---

作者: 闫星华

责任编辑: 陈晓帆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zuoji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245 千

印张: 20 插页: 1

印数: 001 - 50000

版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751 - 8

定价: 27.00 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目录

引子		1
第一章	对手	4
第二章	诱惑	19
第三章	查账	34
第四章	酒宴	50
第五章	决议	59
第六章	迷途	68
第七章	基层	80
第八章	解约	99
第九章	斗法	111
第十章	宣战	124
第十一章	情网	132
第十二章	抉择	146

<b>第十三章</b>	<b>茶聚</b>	152
<b>第十四章</b>	<b>撤点</b>	167
<b>第十五章</b>	<b>困境</b>	197
<b>第十六章</b>	<b>僵局</b>	208
<b>第十七章</b>	<b>流标</b>	220
<b>第十八章</b>	<b>曝光</b>	231
<b>第十九章</b>	<b>求助</b>	245
<b>第二十章</b>	<b>约会</b>	256
<b>第二十一章</b>	<b>失算</b>	263
<b>第二十二章</b>	<b>风波</b>	276
<b>第二十三章</b>	<b>脱罪</b>	285
<b>第二十四章</b>	<b>横祸</b>	294
<b>后记</b>		307

# 引子

美国的次贷危机随着雷曼兄弟的破产，演化成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有一种“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鲁青烦恼地从《全球经济分析》中抬起头来。这种世界性的金融风暴，虽然对每个中国人的生活都可能造成影响，可是金融风暴是悬在头顶上空的乌云，他作为国兴银行的一个小小处长是无力抗拒的。鲁青烦恼的是屋漏偏逢连阴雨，恰恰这个时候，他负责的工作出现了重大问题。

自从国兴银行决定与北京市兴德公司和深圳南方大业公司解除一百八十亿元的门楣招牌及营业网点装修供需合同，鲁青就一直忐忑不安，他担心自己与马富贵会计到两家公司查账时出现的“纰漏”，被两家公司“团结协作”起来，像抓狗尾巴一样拽住不放；更担心自己与马富贵在“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被恼羞成怒的公

司老总告到纪委，或以一种网络“文革”的大鸣大放形式，授意专人将“真相”贴在一些网站，造成事实上的公布于众，让他“吃不了兜着走”。尤其是马富贵，在深圳椰风歌舞厅里那个“躁动”的晚上，他是否坚守了“阵地”？回到北京“失踪”的那个晚上，他到底去干了些什么？国兴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营业部发生的五千万元库款盗窃案，是否牵涉到马富贵？鲁青心中充满了疑惑，他对自己这段时期以来代表国兴银行处理与两家企业的合同关系、意欲挽回几十亿元损失的殚精竭虑产生了动摇。

在当今社会剧烈转型银行相继转制的时期，各类问题和矛盾犬牙交错，经济案件层出不穷，高管丑闻“前赴后继”，几亿哪怕几十亿元的损失完全可由“决策失误”轻松买单。他鲁青一个小小的处长着什么急、上哪门子火啊！何至于引火烧身弄出这么多是非。

但外表斯文的鲁青性情刚烈，最见不得“损失是国家的，错误是别人的”那种隔岸观火的态度，他以军人的担当告诉自己，他要排除库款盗窃案和绯闻疑点等外界干扰，不管前面是江河还是海洋，都要像战士一样，头也不回地渡过去，管他是责任抑或宿命，他相信只要渡过去，前面也许是一片“新大陆”！

而事实上，事情远非鲁青想象得那么简单，也根本不在他的预料和掌控之中。他已经身处“漩涡”的中心无法自拔，激烈的利益较量和矛盾纠葛仿佛涌动的暗流，随时都可能突破地表奔涌而出，将“渺小”而又“微不足道”的鲁青吞没，使他从此成为一个轻轻滑过无人知晓的殉道者。

特别是在时下金融业普遍“风雨飘摇”、金融风暴即将蔓延地球村每一个角落之时，大型金融企业已成为公众关注和探询的焦点，不论领导贪腐、个人绯闻还是巨额库款不翼而飞，诸如此类的任何问题，只要处理不当而被曝光，都会在国兴银行内部或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产生恶劣影响，造成巨大压力，甚至成为压垮骆驼

的最后一根稻草，也未可知。

左右为难、进退维谷的鲁青，每向前一步，都不得不反复权衡其间的利害关系，这让他心乱如麻、头大如斗……

# 第一章

# 对手

两个月前，鲁青与马富贵会计到深圳南方大业公司查账。出发前，鲁青与国兴银行的分支机构——深圳分行办公室的王主任通了电话，告诉他此行的目的，让他准备好车，提前了解深圳南方大业公司的地址以便突击检查。

鲁青与王主任也算“铁哥们儿”。如今社会上流行“三铁”，即：一起扛过枪的，一起下过乡的，一起嫖过娼的。鲁青有一次到深圳出差，王主任那时刚刚上任，大概想在总部领导面前表现其热情好客，晚上约鲁青看一场“杂技表演”。那时深圳的马戏表演小有名气，鲁青以为王主任是请他看马戏表演，便欣然前往。他们兴致勃勃地来到一家高级宾馆的表演厅，开演之后才知道竟然是色情表演，几个“脱衣女”在台上表演各种下流动作。王主任紧张得汗流浃背，脸上冒出的汗珠打湿了衬衫的领子。他不时窥视鲁青一

眼，一副坐立不安进退失据的样子。鲁青是见过一些世面的，1979年那场中越战争之后，他所在的部队转移到防资前线广东省的东莞市，他曾因一位经不起诱惑的逃兵偷渡香港而装扮成本地渔民赴港抓逃犯。身穿便衣的他到了香港就想了解一下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在朋友们的邀请下看过类似的表演。鲁青见怪不怪，稳如泰山地坐在那里，令王主任慨叹总部的领导就是领导，“临危不惧”。从此两个人除了上下级关系外，又添了一层“哥们儿”的关系。

然而，鲁青此行与往日不同，他这一次到深圳肩负着重要使命。

年初，新上任的国兴银行行长突然宣布成立企业文化部，部长是位叫解欣的女同志，她的学识与工作魄力鲁青早有所闻。解欣欣赏鲁青的品德和才华，亲自点名把鲁青从《金融日报》调到国兴银行总部机关，担任企业文化形象建设处处长。鲁青记得解欣找他谈话时的坦诚与期待。

解欣说：“我们总部财会部与两家公司签合同惹了麻烦，国兴银行基层单位的人说用两家公司的产品比市场价格高出许多，对总部的意见很大，新上任的尚明波行长把这项工作交给我们部，部里把这项工作交给你们处。希望你能发挥主观能动性，实事求是地把遗留问题处理好。”

鲁青表情严肃耷拉下眼皮不吭声，他知道要把国兴银行内部人人皆知的老大难工作做好，比在国兴银行抓存款、收利息及开展中间业务还要难。与两家公司签合同是国兴银行上一届领导班子定下来的，总部机关的人都知道签订的这个合同最要命的是没有合同终止的日期，等于国兴银行与两家公司形成了永久性的“战略伙伴”关系。怎样处理好遗留问题，关系到对老行长和上一届领导班子的态度，也关系到对新行长上任后的态度，更关系到国兴银行广大职工的利益，这是一道难解的“三角函数”。

解欣见鲁青表情黯淡，不提建议，不表态，知道他瞻前顾后疑虑重重。解欣想报社是报社，机关是机关，鲁青对机关的情况不太熟悉不便于表态也在情理之中，就开玩笑说：“社会主义的天是明亮的天，乌云遮住太阳毕竟是短暂的，光明战胜黑暗是大势所趋。比如国兴银行的不良资产，有两个办法可以直接解决，依法收贷或者剥离。”

领导和下级的关系，一般都是比较严肃正经的。严肃是为了维护尊严，正经是为了保持一定的距离。但领导有时也会在下级当中选择一两个年龄比较相近、且本身也是爱说爱笑、没什么是非的人作为玩笑的对象。面对部长的诙谐，鲁青真不知道讲什么好，他想畅所欲言谈一谈面前的一些具体问题，又怕领导说自己是熊蛋、软蛋。不讲吧，心里又堵得慌。正忧虑间，解欣拿起一个笔记本，说要参加行长主持的党委扩大会议，鲁青只得站起来与她一起走出办公室。

鲁青知道与两家公司解除合同，必须知己知彼有理有据，充分掌握能够说服两家公司并让他们心悦诚服解除合同的证据。如果不了解两家公司的经营情况，国兴银行盲目采取行动，可能处于被动状态，甚至于给国兴银行在经济上造成更大的损失。因而，鲁青向解欣请示抽调一位懂企业会计的专业人才，对两家公司进行清仓查库，以便获得第一手材料。解欣立即表示赞成，并问他抽调一位够不够，暗示可以多抽调几位。鲁青说兵不在多而贵精，抽调一位以前在企业工作过的国兴银行的业务骨干，完全可以查出两家公司的真实情况。解欣说你自己看着办，只要能了解到真实情况，我们对症下药解决了问题就好。

鲁青来到总部的工会工作部，在综合管理处处长的配合下，从国兴银行总部的“人才库”里，认真查看几次业务技术比武的资料，决定抽调国兴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营业部的会计马富贵。

马富贵接到通知之后，连夜乘火车赶到北京。鲁青与马富贵在北京市银建宾馆认真研究了国兴银行与两家公司签订的合同，并“密谋”了一天，第二天就乘飞机前往深圳。

马富贵刚到北京时就听说京城有四大景观：鸟巢（北京市的奥运会场馆）、鸟蛋（国家大剧院）、鸟腿（中央电视台）、鸟翅（北京机场三号航站楼）。那个时候北京三号航站楼已经竣工，宏大的规模精巧的设计，显示出国际机场的气派。马富贵想查完两家公司的账回到北京看一看四大工程，他喜欢研究建筑方面的投资预算，尤其痴迷于标新立异的建筑。深圳机场与北京机场比较虽然规模不大，却生机盎然，机场周围有着热带地区特有的植被景色。马富贵是第一次到南方，走下飞机就目不暇接地看着这片神秘土地上生机勃勃的植被。

鲁青与马富贵走到机场出口，只见国兴银行深圳分行办公室的王主任等候在那里。王主任发现了鲁青，笑呵呵地伸出双手热情地握住鲁青的手说：“鲁处长，欢迎你们光临指导工作，我给你介绍一位朋友，这位是深圳南方大业公司的林董事长，也是总经理，我们都称他林总，叫起来顺口一些。”

王主任与鲁青握手之后，急忙转身介绍一位高个头红脸膛的人，那人热情而又矜持地与鲁青握手说：“我叫林少彬，原来也在国兴银行工作过。”

当听到王主任介绍林少彬是深圳南方大业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时，鲁青就知道了林少彬的来历，他没有常规性地询问林少彬哪一年在国兴银行工作，什么时候来到深圳市，而是转回身向林少彬与王主任介绍了马富贵。

王主任抢过鲁青手中的包，两人并肩往停车场走。鲁青见那位林总正与马富贵推来让去地争相拿包，就故意问王主任：“林总是干什么的？我怎么以前没有见过？”

王主任依然笑呵呵地说：“林总是深圳南方大业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现在有三十几个亿的资产，在深圳大名鼎鼎，一般的人物到深圳他是不出面到机场迎接的。鲁处长调到总部机关的时间短，又刚刚分管这项工作，对他不太了解。他这个人不错，总部许多领导和他是好朋友，以后你们也会成为好朋友的。”

鲁青见马富贵与林总落后几步，又加上机场人声嘈杂，估计林少彬听不到他们的谈话，就靠近王主任用带有责备的口气说：“我不是通知你们不要告诉深圳南方大业公司吗？咱们要突击检查他们的库存和账目！”

王主任坦然一笑，似乎对鲁青的提问感到意外，他反问说：“不找他们，我们怎么检查？如果没有林总的允许，我们恐怕走不进深圳南方大业公司的大门。”

鲁青不再说什么，王主任讲得也有道理。在官本位盛行的中国，大小官员们的行动，都会形成一定的规模，大官们行动前呼后拥警车开道，小官们行动有人提包派头十足，再小的“芝麻官”下去检查工作，也都是昂首“官步”目空一切。应该说大部分领导干部到基层的行踪，下属们都了解得非常清楚。还有一些领导干部名义上进行微服私访，实际上要访的人“下边”提前都有所准备。哪怕是到基层调研的领导要召开一个座谈会，下属们都会给他们安排理论水平高能说会道的人到场，甚至在精神面貌上也要讲究一些，让领导们“赏心悦目”。这一切都是为了让领导们了解下级的业绩和工作的艰辛，以便多给一些待遇，多提供一些方便，甚至多包涵、多重视、多鼓励、多奖赏。

鲁青在基层工作过，在“上层”所谓的领导岗位也工作过，对这一切司空见惯。但是这一次与昔日不同，他到深圳市肩负着减少或者说挽回国兴银行重大经济损失的重任。这“第一仗”，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这是他给此次行动定的“基点”。因此，这次检查有

其特殊性，与在本行业内部检查完全不同。鲁青想，自己与马富贵在深圳市工作期间，一定要火眼金睛缜密细致，摸清深圳南方大业公司的“底牌”。鲁青与王主任是好朋友，他知道王主任对自己没有恶意，两家公司与国兴银行总部的关系，王主任肯定比较清楚。

鲁青刚接手企业文化形象建设方面的工作时，他首先摸清了两家公司的背景。

北京市兴德公司的总经理刘德兴，他的后台是人民银行的一位领导，而这位领导是刘德兴的亲哥哥。

深圳南方大业公司的总经理叫林少彬，原来在国兴银行总部给第一任行长开车，老行长离休后，他就下海来到深圳闯世界。用他的话讲：“一朝天子，一朝臣，一臣不侍二主”。虽然他的话被总部一些人当成了笑料，却在无形中抬高了自己的职业地位。总体讲林少彬在国兴银行总部的口碑颇佳，许多人讲林少彬是条汉子，重情义。鲁青调到总部任职后就听到过关于林少彬的一些传闻，有人说他辞职后每年至少两次到北京看望老行长；有人说他在深圳发了大财，每年要把老行长接到南方休养，尤其北京的冬季寒冷，林少彬顾不上照顾自己的父母也要把老行长接到深圳，因为老行长有肺气肿，喜热怕冷，天一冷就“单口喘”。

王主任与鲁青来到一辆与奔驰并排的皇冠面前，王主任征询鲁青的意见：“鲁处长，你坐哪一辆车？”

鲁青不假思索：“坐我们自己的车。”

王主任打开皇冠的后门请鲁青上车。林少彬趋前一步挡住鲁青说：“鲁处长请上后边那辆车，机场离市里还有一段路，坐咱们公司的车舒服一点。”

林少彬礼貌地把手伸向后边的奔驰车，同时又不失礼节地挡住了鲁青想钻进的皇冠车。他的手势既优美矫健又不失风度，没有良好的职业修养，难以达到这种标准。林少彬这样做不亢不卑又

很得体，这种对人尊重又非常友好的示意，使鲁青对林少彬的“不友好”逐渐开始化解。

鲁青微笑着略带歉意说：“林总，让马会计坐你们的车，我与王主任还有一件事要商量，你看可以吗？”

林少彬缩回手，迅速让开车门说：“完全可以，一切听鲁处长的。”

接着他又对马富贵说：“恭敬不如从命，马会计，您和鲁处长只能暂时分开啰。”

马富贵呆愣片刻懵懵懂懂地点了点头。马富贵是个专业型人才，对礼节上的事情属于“幼儿园”水平。马富贵三十二岁才结婚，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他属于大龄青年。那时候，他的婚姻父母关心同事关心领导关心大家都关心。有一次单位领导给他介绍了一位女朋友，他与容貌姣好的女朋友单独相处时，女朋友对他眉来眼去有了“那种意思”，见他没有反应，就说头疼，马富贵没有伸手摸一摸女朋友的头是否“发热”，而是问用不用去医院。女朋友以为他没有听“明白”，又向他抛媚眼说，我的头好了，肚子有点疼。马富贵不仅没有“借机”给她揉一揉肚子，进一步发展良好关系，而是说，咱们逛一逛商店吧，走一走气顺了就会好的。女朋友无奈地随马富贵走出了房间，走进了她“厌恶”的商店。两个人在五彩缤纷的服装区浏览，女朋友要买一件白色的连衣裙，马富贵不但没有掏钱，还郑重其事地对女朋友说：“在我们家乡，结婚前不能买白色的连衣裙，平常可以买也可以穿，就是结婚不允许。因为办红白喜事的时候，白色的属于丧服，结婚要买红色的才好。”

女朋友本来心里的气就不顺，在这个“木头人”面前，怒气越积越多，听了此话，怒眉倒竖杏眼圆瞪说：“谁和你这样的人结婚？你们家办丧事和我无关，你给我滚，越远越好！”

这事经过加工传播，马富贵就成了大家心目中生活的“弱智

儿”。

马富贵在国兴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营业部做会计，是一位酷爱本职工作的业务骨干。国兴银行举行业务大比武时，马富贵的双手算盘，与计算机的速度和准确率持平，让美国参观团的同业朋友们瞠目结舌，那还是他在火车上乘硬座颠簸了一夜，赶到北京仓促上阵取得冠军时的成绩。事后，马富贵讲，如果他乘飞机赶到北京，一定会取得更好的成绩，让洋鬼子们知道他的算盘比计算机计算的速度快！业务技术大比武结束后，国兴银行的领导们听说获得珠算比赛的冠军竟没有乘过飞机，领导们安排人特意给他买了一张机票，马富贵却退掉了机票乘火车赶回了内蒙古。他回到营业部对单位里的人说，乘飞机太贵，乘火车还可以仔细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这件事很快在国兴银行总部传开，马富贵成了“焦点”人物。新任国兴银行行长尚明波听说后唏嘘不已，他责令财会部规定了应该乘飞机的路程。他提出距北京八百公里以外，凡国兴银行的职工因公出差，没有特殊情况必须乘飞机。文件还没有下发至基层，马富贵已经乘火车赶到北京。

这一次，马富贵未到北京，鲁青已经给他订好了去深圳的飞机票。鲁青与马富贵在北京出发时，却在安检时被“卡住”，原因是马富贵腰上挂了一把蒙古刀，安检人员不让他携带登机，并对他进行了审问。马富贵非常紧张，汗水顺着黧黑的脸颊淌了下来。鲁青拿出自己的工作证，反复向安检人员解释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安检人员让马富贵把刀子包好交付托运后才将他们放行。鲁青与马富贵是这一班飞机最后的两个登机者，马富贵高度紧张。鲁青问他为什么要携带蒙古刀登机，马富贵说为了到深圳吃肉方便。鲁青忍不住笑了起来，说：“老马呀老马！到深圳不是到新疆，吃肉根本用不上刀子。”

马富贵既尴尬又紧张，他第一次与国兴银行总部的处长一起出

差，本来想带一把刀子，关键时刻表演一下刀技为领导服务，也算是拍一拍领导的“马屁”，没有想到惹出了麻烦。此时，飞机已准备起飞，空姐让大家系好安全带，马富贵慌忙抽下自己的腰带嚷：“同志，给你！”

同机的乘客们可能是第一次在飞机上听到有人称服务员为同志，又见到他异常的举动，便放声笑了起来。鲁青急忙抓住马富贵擎腰带的手，将马富贵的手按到他的膝盖上说：“别出洋相，小姐是让你系好安全带！”

空姐修养很好，没有嘲笑马富贵，而是理解地向他们微笑着点了点头。鲁青让马富贵把腰带重新系好，并帮助他扣好安全带。马富贵意识到自己是“土老冒”，做出了犯傻的事情，由于过度紧张，脸上已经大汗淋漓。鲁青见状忙又替他调好头顶上的空调，一股凉风从马富贵的头顶缓慢地爬遍全身，仿佛许多毛毛虫弄得他浑身不自在。马富贵从来没有体验过这种感觉，紧张与陌生让他羞愧不安。

马富贵一路上始终躲闪着鲁青的目光，直到下飞机后，他与鲁青依然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鲁青理解马富贵的心情，对他无知可笑却又纯朴可爱的举动不但没有轻视，心里反而感到沉重。鲁青想到了在国兴银行总部机关，许多人不了解基层职工工作艰苦、拿工资少、生活待遇低的情况。有的领导干部下基层乘飞机时，买不到头等舱还牢骚满腹；有些一般干部下基层检查工作耀武扬威，一副“救世主”的派头，唯恐“兵们”不知道自己是总部领导。倘若基层单位招待“不到位”，这些“领导们”就会寻机报复；甚至有一些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分配在总部，也受到这种不良风气的影响，拿腔拿调“官气”十足，训斥基层的老同志（多数是基层单位的主管领导）像教师批评学生一样。这种不良风气在机关内部尤其严重，以至机关的“官员”们之间以此“媲美”。近几年由于“官